



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丛书

吉祥

冈波巴大师全集



吉祥荟萃

● 冈波巴大师 语录

● 智学法师 译注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丛书

宝吉祥

冈波巴大师全集



吉祥荟萃

《吉祥荟萃》 《倾城佳丽》

● 冈波巴大师 语录

● 智学法师 译注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冈波巴大师全集/冈波巴著;智学译.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223-02439-6

I. 冈… II. ①冈… ②智… III. 冈波巴(1079~1153)—全集
IV. B94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0662 号

冈波巴大师全集 (吉祥荟萃)

著 者 冈波巴

译 者 智 学

责任编辑 李海平

封面设计 陈玉丽

出 版 西藏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850000

北京发行部:100013 北京市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13 层

电 话:010-64466473

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787×1092)

字 数 460 千

印 数 01—4000

印 张 45.7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23-02439-6

定 价 90.00 元 (全 2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风波巴大师，
希望他老人家能在常寂光中
加持含生、指点群迷；

谨以此书献给各位根本、传承上师，
感谢他们不弃顽冥，
赐予法身慧命、提携扶植；

谨以此书献给今生、前世所有的父母有情，
感谢他们不辞劳苦，
赐予暇满人身、养育栽培。



一部书，
一些简单的藏文符号，
原来，竟可以是一座桥，
一条神秘的时光隧道，
引领我们
穿透千年的遗憾，
重温那段温馨的时光。

愿这古老的贝叶经
化作我的桥，
而我
化作你的桥，
透过我、透过它
愿我们
与慈睿、祥和的月光菩萨，
相聚在温馨、空灵的常寂光下。

《风波巴大师全集》 翻译缘起

很早以前，大约是上中学的时候吧，自己经常有缘读到一些知名作家的文章，其中有盛赞诸如玄奘法师等“西行求法者”为“中国的脊梁”，由于那个时候年纪还轻，未经沧桑，不谙世事，所以，总不理解这些文章，为何对于那个虚无缥缈的、经常被白骨精捉弄的“唐僧”，盛赞至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有了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也消除了对于佛教的偏见和误解，并慢慢地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等到阅读《高僧传》的时候，才知道玄奘尊者，其实并不是《西游记》里那个经常被白骨精、牛魔王捉弄的，连个猴子都不如的唐僧，而是一位历经九死一生、西度流砂、为法忘躯、“声振五印”、主持六百多人的大译场而能在汉地继承和发扬印度大乘佛教的“大唐三藏法师”！

直到读了《中国文化史》及《中国佛教史》之后，才知道自从佛教传入中国的两千多年来，特别是大唐以降，从诗词文艺到武功茶道，从为人处世到民风习俗、从王臣大夫到庶民百姓、从神州大地到韩日越南，中华文化，其实无不打上了佛教文化的烙印，而深深地影响了汉民族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树起了一座辉煌灿烂的文化丰碑，从而，引导了无数的大德高僧，遵循着佛陀的足迹，去向了涅槃的彼岸。

“法不孤起、仗缘方生”，能够出现这种佛教文化的鼎盛情形，当然要依靠很多的因素与条件，但是，其中最关键的，应该是得益于佛



经的翻译。试想，如果没有典籍的翻译，如果没有诸如玄奘、法显、义净等等这些“西行求法者”，把“如读天书”的另一种文字，转译成我们耳熟能详的本民族语言的话，如果没有这些“中国的脊梁”，以自己异域求学的艰难与心酸、以自己雄浑的心灵之躯，默默地担负起了佛教文化这座历史丰碑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可能知道“佛”是什么、“法”是什么，更遑论修习佛法了；释迦如来虽然“出广长舌、演微妙音”宣讲了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但是，如果没有经籍的翻译，我们也将如读天书，不知所云。中国古谚有云“劝人一时以言，劝人万世以书”，纵是大觉如佛陀，三转法轮、说法四十九年，历史上又有多少大德高僧，举办过多少次法会、垂赐过多少次开示，也都如“风来水面、雁过长空”，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而那些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的经典，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使无数的后来者可以一如既往地聆听着先哲前贤的教诲，激励并指导着他们走向最终的解脱。这些经籍的译者，这些舍生忘死、为法忘躯的“西行求法的中国的脊梁”们，他们的身体会像风一样地逝去，而他们滴血的心灵，却化作了文字的精灵，化成了一座桥，填平了我们成佛道路上的多少天堑鸿沟，而默默地背负着我们接近智慧、接近觉悟，在我们所领会的每一字、每一句里，可以说无不闪烁着他们的功德之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自己从小喜欢读书，知道写书及译书的重要性，所以，在我接触西藏佛教之后，开始学习藏文之初，就希望有朝一日学有所成，从而，通过汉藏语言的翻译，来沟通汉藏教法的异同，以期取长补短、互有借鉴，以使广大的华裔佛弟子们，不必像自己那样艰辛，便能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顺利地吸收藏传佛教的精华；同时，也希望像古往今来的那些伟大的翻译家一样，用自己一





人的辛劳，来利益当今广大的法友同道，并希望以此功德，而荫及千万年后以汉文阅读的人们，为藏汉佛教的交流，再树立一座新的里程碑。

翻译《冈波巴大师全集》也许是我的一种宿命吧！差不多十年前当我初次阅读张澄基先生所著《全集选译》的时候，在叙言中，他提到：

“选译的目的只是想介绍一点‘样品’而已，限于健康及其他关系，未能多多翻译一些出来，颇以为怅。希望以后有人发心能将大师的‘教言广集’[即《全集》]全部翻译出来，对专志学佛的人，尤其是对致力于禅宗或心地法门的人，必有重大的帮助。般若心法亦能推广发扬光大，我罄心祷之。”

接着，张澄基先生又说，

“此次我译《冈波巴大师选集》，因为健康的关系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未能达到使自己满意的水准，只是抱着能介绍一点是一点的态度来勉励完成此书……”

前辈们那种期待冈波巴大师所赐教的“般若心法”流传东土的殷切、未能全译的无奈、劝勉后人成全此事的诚挚，在老人那饱含伤感的娓娓道来之中，倏忽跃然纸上，纵或铁石心肠，恐怕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同时，再加上由禅堂的参究体悟中所引发的对于禅宗的信仰与爱好，所以，在十年前的那个时候，自己就立下了学好藏文后，一定先要翻译《冈波巴大师全集》的誓愿。

后来，在西藏辗转求学期间，始终未能忘记在感动中所立下的誓愿，先是专程跑到“德格印经院”，请到了藏文本的《冈波巴大师全集》；随后，又请具备资格的上师，赐与灌顶、传承、讲解。那个时候，自己虽然如饮醍醐，饱受了冈师不共教导的甘露，但由于自己的藏文水平尚且未臻娴熟，对于翻译之事，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再后来，为了学习一些大经大论，自己每天都在忙于经教的背诵



与学习，也还是无暇顾及翻译之事的。

闭关期间，利用暇隙重新拜读了噶举传承的共同传承祖师——冈波巴大师的全集。由于冈波巴大师的实证与博学，因而，他的所有教授教诫都击中了实修的要害，在东土禅宗里，有所谓的“自从一阅《楞严》后，不读人间糟粕书”的感喟，对于《冈波巴大师全集》，我也深有同感。自从细读了《冈波巴大师全集》之后，再看其他一些无关实修、泛泛而谈的佛书，纵其巧舌如簧，得语自在，也总感觉味同嚼蜡、缺只眼在。自己在受益及感动之余，也深深为近千年来因为语言文字的隔阂，没能广泛地利益广大华语圈的佛教同道，而感到遗憾不已，在这种情形之下，因此，就决定了着手翻译《冈波巴大师全集》了。

在《冈波巴大师全集》中，从浅到深、由显到密遍及噶举教法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冈波巴大师根据阿底峡尊者的噶当传承及那若巴尊者的噶举传承所著述的西藏最早的一部菩提道次第书——《解脱庄严论》[张澄基先生有译]；也有结合道次第而对广大弟子们所做的普遍的训道开示——《吉祥荟萃》、《倾城佳丽》、《功德荟萃》、《珍珠之鬘》和《法会大开示》。而《全集》的《师徒论道录》，更记载着帕莫竹巴、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等五位最重要弟子的问道录，聪明绝顶的大师级的弟子所请教大师级师父的，都是他在真修实证过程中所遇到的关键的关键、要害的要害，当今修习般若心法、大印及那若六法的真修实证者，所遇到的无处询问、无处请教的关键问题，在这部书里，相信大家都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对于噶举派的特色教法——“大印”与“那若六法”，冈波巴大师有长达千页的系统而具体的实修教导。如果把这些能够详尽地翻译出来，对于研习西藏教法的东土佛子来说，真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



两年多来，经过了700多个日夜朝斯夕斯的不懈努力，《冈波巴大师全集》的汉译，也终于有了一定的成果。轻轻地抚摸着这叠厚厚的手稿，长长地嘘了口气，心中也颇感欣慰。希望那些与冈波巴大师有缘之人，不必像译者那样经历太多求法的艰辛，而能通过这部书，来穿透千年的遗憾，与慈睿、祥和的月光童子菩萨，相会在温馨、祥和的常寂光下。

轮回世间本是充满遗憾的，世上也没有完美的事物，因此，本译稿当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在信、达、雅与精益求精方面，出于一种宗教的情怀，基于感动中的强烈发心，本着对三界法王冈波巴大师及当今后世的读者们负责的精神，笔者当然是以最大的热情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冈波巴大师深广教法的翻译的。但由于《冈波巴大师全集》藏文版成书年代久远，加之皆为开示记录，藏文本时有错字、脱句之处，这都给本书的汉译工作平添了一些难度，因此，个别地方若有值得商榷之处，也望藏汉方家不吝指正。赐教请致函：gampopa@hotmail.com

希望以此渊深似海的冈波巴大师的教法功德，以及微薄的翻译功德，回向曾提供过顺缘或逆缘的所有有缘者，愿他们福智双增、早成佛道；同时，也希望以此功德，回向所有如母有情，而使他们都能脱离苦海，及早获得暂时的人天福德和永恒的成佛利乐。

惭愧智学谨志于云水堂





《风波巴大师全集》

翻译原则

既要照顾到原著的文、义，又要照顾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正确理解，所以说翻译是件不易的事情，其不易之处，是由这项工作的独特性质决定的。

翻译的大体方式，不外乎“直译”、“意译”和“两者兼顾”，三种形态。

“直译”，力主译文，注重两种语文文字的高度可对性，力图使译文符合外来语言的文字特征。

其优点是：便于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在文字的表达形式上，能够最大可能地做到“忠实原文”；

其缺点是：容易受制于外来语言独特结构、独特习俗的影响，以致译文难以晓畅优雅，甚至艰涩难懂。

“意译”，力主译意，注重译文的高度可读性，力图使译文符合本民族独特的语言结构和民族习惯。

其优点是：在文字结构以及所表达的义理上，容易最大可能地做到“晓畅优雅”；

其缺点是：容易掺杂译者个人的知见，有损“忠实原文”的原则。

“两者兼顾”，是指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兼顾二者特点，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寻一个平衡点，确切地说，它也属于意译的范畴。

到底如何翻译更好，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就佛经翻译来看，很多重要经典都出现几种不同的译本，其实都



是因为各大译师对于前人译作不能同意的结果。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四大译师”之一的玄奘法师，力主“译文”，可以说是佛经“直译”的代表，奘师所译典籍，在佛经翻译史上称为“新译”；而同属“四大译师”之一的鸠摩罗什法师，则力主“译意”，可以说是佛经“意译”的代表，在佛经翻译史上称为“旧译”。

对于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方法，奘师就有颇多微词，他认为：鸠师只重译意未重译文，致使梵汉版本在文字上，颇多出入之处，没能如实反映原典风貌。

奘师所言，绝非空穴来风，也确实事出有因。对照藏文本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也很容易能够发现这个问题。比如鸠师所译“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虽然普遍为人传颂，但是，对照藏文本以及奘师所译“摩纳婆想”、“补特伽罗想”、“有情想”、“命者想”来看，确实未能忠实原文，容易产生歧义和费解。

但是，鸠摩罗什法师却认为：所译文字，必须符合特定民族的民族特征和民族习惯。因而，他紧紧抓住了汉民族“好简”、“好饰”的民族风格，所以，奘师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虽然更能忠实原文，似乎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但却始终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始终未能为人普遍传诵，就是因为“译文”的局限性；而其仿照鸠摩罗什法师《心经》的译法，将梵本例行的模式，掐头去尾，成为260余字的《心经》，再加以语言的修饰，使之朗朗上口，千百年来，始终传颂不衰，也就是抓住了“秦人好简”、“秦人好饰”[鸠摩罗什法师语]的民族特征。

因此，“译文”而不泥文，“译意”而不失意，确是千百年来困扰中外译者的一大难题；再加上既要顾及好雅的“阳春白雪”，又要顾及好



俗的“下里巴人”；既不要让人斥为味同嚼蜡、俗不可耐，又不要让人讥为咬文嚼字、故作高雅；过多地使用旧有名词，若非专业人士，往往难解其意，就会被骂作“天书”，而过多地使用现代名词，又有人骂你学无师承，“精师不到，学艺不高”。要在各种版块儿互相撞击的夹缝里寻找一个安然的容身之处，真是太难太难！

在“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之中，忠实原文的“信”，是译文的生命；无“信”，则译文非但名存实亡，而且更易误人子弟，实在遗祸非浅。

而晓畅文雅的“达”和“雅”，则是译文的活力；若无“达、雅”，译文则虽生犹死，没有广为传颂的蓬勃生机。

这里所谓的“信”，不但指要有文字对应的“文信”，而且还要有符合文字所诠义理的“意信”。

除此之外，玄奘法师还提出了“五不翻”原则，即：

一、多含不翻；

二、尊重不翻；

三、秘密不翻；

四、顺古不翻；

五、此方所无不翻。

对于所有的翻译工作，这些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但是，有些“古”，似乎也“顺”不得。比如自古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的“拙火”一词，其实既非音译，亦非意译，而是个怪胎。

“拙火”一词的梵文音译，古代译做“旃陀离”，现在梵音读作“怎扎离”。其意，藏文义为“猛母”之义，“猛”是指“拙火”生起之时，来势强猛；“母”则有能生之义，是指以大印正见驾驭的来势强





猛的业火，可以转为智慧之火，而出生无量涅槃功德。“拙火”一词的译法，莫名其妙，既非音译，亦非意译，的确是个怪胎。

再如对“大手印”一词的译法，笔者也颇多异议，我总感觉这种译法太过囿于文字，没有掌握到文后的精义，而有“食‘文’不化”之嫌。在藏文的“掐夹沁报”一词中，“掐”是“手”的敬词，“夹”是“印玺”之义，“沁报”是“大”义，没错儿，依文直译，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大手印”这三字，但却忽视了“掐”字的另一种用法。藏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在藏文中，一般人所作重要之事叫做“来噶沁报”，而对他们尊重的人所作重要之事，则叫“掐来沁报”，但我们却不能依文直译，将它翻为“大手事”，因为这其中的“掐”字没有任何的实义，而仅仅只是一个敬词的标志罢了，若译为“大手事”，我们不但感觉不到丝毫的尊重的语气，而只会觉得这是个不可理喻的长了三头六臂的怪胎；同样道理，将“掐夹沁报”译为“大手印”，我们同样不但不会有丝毫的尊贵感，而只会如坠五里迷雾，摸不着头脑，更可怕的是，这种译法极易使人望文生义，理解为签字画押的“手印”，这也又难怪会有人在街头冷不丁向你兜售说“你给我一根指头，我给你大手印”了。

其实，“印”，特别是皇帝用的印玺，是表信，表示真实性、确定性与权威性，表示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佛教则借用这一理念，来表达超越二元对立的究竟实相，是真实的、确定的、权威的，是放之“轮(回)涅(槃)而皆准”的真理。由于其尊贵性与重要性，所以才添上个“掐”字，而来加强语气；而这种“大手印”，似乎却成了犯人们签字画押后所留下的那团黑糊糊的指纹，成了一种被迫按下的屈辱的象征，其含义上的天壤之别，自不待言。因此，在《冈波巴大师全集》的翻





译中，没有再启用这个译法。但“大手印”的说法，几乎成了藏汉教界的口头禅，积重难返，要想改变它，其实又谈何容易，译者也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

类似情形还有很多，有待考虑如何修整。

“食‘文’不化”，当然不足为道、贻笑大方，但若把翻译当成是障眼的魔术游戏，无中生有，或是偷工减料，那更是误人子弟、遗祸无穷。翻译本是“老二”的事情，假设我们喜欢“菩提道次第”，那自然也应喜欢“翻译道次第”才对，我们应该学学大师们所提倡的“老二哲学”，不能太过自作主张，不能动辄改动原文原义。

另外，由于藏汉佛学术语具有高度的可对性，完全沿用旧有名词，自然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节省很多脑力，给译者带来很多便利，但对很多阅读者来说，却会难解其义、不知所云。因此，除了一些非用不可的、具有非常特殊义涵的佛学术语之外，对于很多不便理解的旧有名词，译者都尝试着进行了二次翻译，以保持语言表达的清新与活力。

鉴于以上缘故，在《冈波巴大师全集》的翻译过程中，始终都坚持以忠实于藏本原文原义作为第一要素，以文字流畅优美为目标，参以“五不翻”的原则，不惜多费大量的时间，尽量想方设法借用各种新旧翻译手段，力图最大可能地表达出藏本原文原义来，这便是笔者始终抱持的翻译原则，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并欣赏这种尝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冈波巴大师全集》中，除了《解脱庄严论》及《成就胜道宝鬘论》以外，大多都是冈波巴大师即兴开示的语录，一般即兴演讲本就有很多赘词和说话不够严密的地方，再加上以前没有先进的录音设备，仅靠手写难免出现脱落和失误；在文字整理和历代传抄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文字的遗漏和失误，这些，都给翻译



工作凭空增加了很多难度。

为了尊重藏文原文，保持文字的忠实性，达到“信”的翻译原则，汉译初稿是完全按照藏文原文翻出的，但是，限于以上所述原因，初稿很多地方颇多费解，其实，对于精通藏文者而言，照样存在这个问题。

因此，接下来的文字修整工作是极其必要的，首先，需要把可能出现脱漏以及文义有误的地方一一标出，并作注释；为了精简文字，藏文有省略主词的习惯，若不仔细熟读，往往不知所指，模糊不清，根据上下文义，又要补出主词，以令译文一目了然；上下段间，对于逻辑上不太严密的口语虚词使用，又要重新调整，以令顺理成章；个别重复的地方，又要略作合并归类，以免啰唆繁杂；对于不太符合汉语阅读习惯的藏文长句，又要改成短句形式表达，以令通达流畅。这一部分，就属于“达”和“雅”的工作。

改过的修订译稿，又要重新对照藏文原文，把个别有损信实的地方，再重新校定，以期达到“信”、“达”、“雅”并重的上乘、精良的翻译效果。



冈波巴大师的生平及其教法特色



序分：达波噶举传承简介

西历十一世纪左右，印度佛教便渐趋式微了。那时候，印度不但同样存在着唐代禅宗的尴尬——“明道者多，行道者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了“说道者多而明道者少”。

为了重新发扬佛陀心印，像达摩祖师东渡来华的目的一样，同属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的帝洛巴、那若巴尊者，便应运而生了。

为了求得究竟的真理，那若巴尊者放弃了世俗佛教中的尊贵头衔，在十二年间，经过大小各十二次苦行考验后，终于获得了帝洛巴大师的心印传承；后来，他更在兰若静处禅修十二年，而达成了究竟的证悟，并经常示现不可思议的神通，来随缘度生。借助于渊博的学识与